

军训，集体主义炭火温暖了我们

七一年春夏之交，胶东半岛的麦子由绿转黄。

一声令下，我们开启了为期两个月的军训生活。

上午，同学们陆陆续赶到教室集合，标准的装配：黄布挎包、军壶和麻绳捆扎的背囊。

当大家走进教室放下背包时，带队的徐老师与军代表吡笑出声：背包胖的胖瘦的瘦、就像奇形怪状的邮包。

之前我们很是得意，在父母的指导下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，首次完成自己的精心之作，可听完教官袁排长示范讲解后，无不羞涩地唏嘘面面相觑。

我们七二届（11）班同学荣誉感极强，迅速重新打包，很快将方方正正的背囊挎到肩上，同桌徐德云动作更为麻利，忙完自己，接连协助几位同学捋饬了行装。

集合号响起，望着肩上整齐划一的背包，大家心里别说多带劲儿，就像新兵蛋子第一天有模有样的出操，尤其看到班友张末还戴个帽顶褪色的军帽，羡慕之余多了几分自豪。

西镇距离即墨军训目的地大约四十公里，部队要求急行军当日赶到。那时交通设施不像现在，出城没几条柏油大道，全是清一色的土路。但那又怎样？挡不住初中三连9到12排的浩荡大军，队伍义无反顾沿着海边一路向北。

我们这些年少学生，对于赶路没什么概念，更难假想其艰辛，加之嗓音大的徐老师不时来几句玩笑，前段路程，空气中总能飘出几分轻松。

挑战接踵而至。先是体弱的同学由于背着行囊连续步行压得喘不过气，一些单薄的女生甚至走路都变了形，队伍里开始出现焦躁的情绪，我和副连长王明忠商量了下，赶紧向带队老师汇报：军训刚刚开始，循序渐进比突然加力更为重要。徐老师同意我们观点，女生为先，背不动的行囊转移到木板车上（每个排配备了长长的木板车）。

当临时决定传达给行走困难的同学，大部分人予以拒绝，他们的理由很简单：不给班级丢脸，我能坚持！原先仅仅装着生活用品的大板车，过了很长时间，才见到几件背包，还是经过班委多次动员，从步履艰难的同学身上抢来的。

拉练大军头一顿饭沿山地而坐。老师同学都是自带干粮。七十年代初我们生活并不富足，从挎包里取出来的无非三件宝：窝窝头、咸菜疙瘩和红薯干。像如今大行其道的可乐、方便面，那个年代听都没听过，更不用说进口的奥利奥啦！

男同学体力消耗大，有的连晚饭预留的窝窝头也已全下了肚。不久发现，几位同学默默坐在行囊上发呆，一打听，两顿饭只带了一个小小玉米馍，连块咸菜都没有。消息不胫而走，瞬间有同学找到班委，希望捐出自己的干粮，并叮嘱千万要保密。

不多会儿，几位家境窘迫的同学嘴里发出有节奏地咀嚼声，同学们手中窝窝头攥出热度，吃出香饽，还有那送过来的咸菜疙瘩，你咬一口我咬一口，场面温馨，极具联想与回味。

二十里路过去，拉练大军行走速度明显放缓，休整的号令愈加频密，前方传来消息，许多同学脚底磨出水泡，学校配备的卫生员无暇应对上百人的队伍，前进脚步不得不做出调整，以给四个排留出自行处理的时间。

我也像几十位班友一样，脚底磨出指尖大的水泡，休息时偷偷瞟了眼，溢出的水渍粘连袜子，若扯动一下，扎心得疼。好歹前几日恶补了医疗知识，姥姥出门前

也曾特别交代：脚底起泡，千万莫撕皮，容易感染，最简单的处理方法：用发丝或棉线穿过水泡，保持原貌，到目的地再作处理。把方法讲给同学们听，一传十十传百，许多热心人帮助同学穿刺，找来碘酒消毒，为伤重者缠绕绷带。后来部队袁排长说：你们班因脚病引发的低落情绪最少，争气！

夜色中队伍抵达军马场，草木的芬芳引我们进入憧憬已久的军事化生活。望着营房麦杆堆积的大通铺同学们惊讶好奇，听罢排长宣布几项纪律后，将床单被褥往地上一铺翻滚起来，有的甚至高兴地屁股一颠一颠，拍着床单大喊：三山五岳，我们来了！也有同学因长途跋涉实在倦累，衣裳未脱倒地便睡，均匀的呼吸就像绵长平缓的小夜曲。

徐老师与军代表召集班委开了个碰头会，要求男女委员分别检查下宿舍情况，了解下同学困难，及时呈报处理。几分钟后反馈来的消息，除了休息的同学，都很亢奋，概括气场四个字：摩拳擦掌。

七一年军训与学农紧密连在一起，这包括课程式练兵与夏季农活。那时我担任排长，与副连长王明忠做了分工，他负责组织同学协助老乡撒化肥、收割麦子；我料理后勤，十排与我们凑齐了五位“伙夫”，为此，部队专门配备了炊事班长，战士手把手教我们炒菜做饭。

不知是出于考验我们还是成本控制，每天厨房食材就那么几种：大油、青萝卜、大白菜、粉条与咸菜疙瘩，偶有军车送来几小块带皮的猪肉，切进菜里又薄又稀，挑到地头的清汤寡水几乎千篇一律，连窝窝头按人头分发亦无多余。这对于晨起跑操，日下挥镰的同学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一种磨炼。

那时，如果有人私下发发牢骚纯属正常。但（11）班同学真可谓撑得起清寒，没人因一时之难而拉下面孔，女同学们甚至悄悄匀出自己的饭菜，期望男生多吃一点。

集体主义精神极大鼓舞了全班同学的斗志，庄稼地里大家你追我赶好像电影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》，早些收割完的同学毫不犹豫地支援他人。男生周克凯，抽穗、捆杆、运粮、堆垛，干了几个人的活，连长亲自号召大家向他学习，宣传组专门为他写了段快板书，大致意思是：周克凯，腿脚快，田头操场很不赖，一人当做几人用，麦穗儿弯腰都崇拜…

军马场充满着无限的快乐。学校音乐老师特意为这次军训谱写了歌曲，月光下，师生与军代表围坐在草坪上，打着拍子，聆听站在中央的杨爱俊同学演唱这首歌：一辆辆马车吆，在大路上飞奔，嘹亮的歌声啊，队伍里扬起：风展的红旗吆，指引我们向前，去见谁呀？亲人解放军…

那晚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，有种力量穿越时空。

短暂的学军学农生活，浓缩了一中培养集体荣誉感与意志力的良苦用心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经过那个年代的洗礼，我们这代人身上少却了娇懒，多了些勇往直前的锐气。

作者简介：

王陶，1955年5月出生，72届初中11班学生，高级记者，毕业于合肥大学，中国传媒大学在职研究生。曾任香港《文汇报》社长助理、《香港商报》副总编辑、现为澳门《莲花时报》名誉社长，著有《硝烟依然》《不过野马烟云》《感光徽州》《影行欧洲》等多部文学艺术作品，目前定居深圳。